

以精耕细作培育网文精品

陈圆圆

平均每分钟超10万字,这是当前我国2400万网文作者的创作速度;另一边,短视频以每分钟9万条的速率冲刷屏幕。短视频的兴起分流了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读者,如何应对挑战?这在中国作协举办的“文学e路同行——欢迎网络作家回家”主题活动周上成为热议话题。

一个共识是:新技术浪潮下,网络文学主流化、精品化不是选择题,而是必答题。从“以量制胜”主动转向“以质破圈”,网络文学创作方能站稳脚跟,进而涌现持久向上的能量。正如中国作协主席、党组书记张宏森在活动现场所说,“内心要有一道闸门,时刻保持住好的流速、好的浪花、好的声响,保持住心中的刻度,保持住对写

作的敬畏和尊严”。

提升品质,打造跨越时间的生命力。网络文学已经走到靠品质取胜的阶段。短剧、AI等新业态的冲击,实则成为网文升级提供了契机。同质化、套路化的“水作”,只能滋生出悬浮无力的“速生林”。以精耕细作培育精品,网络文学的森林才能郁郁葱葱。

经典作品经得起时间淘洗,因其凝聚着跨越代际的精神共鸣。曹雪芹“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”,让《红楼梦》成为文学经典。今天的网文作者或许难有这般“奢侈”,但精品化的逻辑始终相通。事实证明,流量易逝,只有优质内容才能穿透时间壁垒。这需要创作者一方面锤炼作品的文学性、思想性、艺术性,以网文精品对抗速朽;另一方面

警惕被市场的“风向”吹跑,在创作上本末倒置。

多元创新,拓宽主流化表达空间。精品化绝非曲高和寡,而是以创新满足多元需求。《陶三圆的春夏秋冬》聚焦乡村全面振兴,书写三代村民的脱贫致富故事;《我们生活在南京》通过时空对话传递人性温度,展现科幻文学的现实关怀。这些作品既赢得市场认可,又彰显时代精神,证明网络文学可以在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找到平衡。

面对AI技术的冲击,网络文学需明确技术为笔锋,而非代笔之手。部分平台引入AI辅助世界观设定,释放创作者的叙事能力;晋江文学城发布AI辅助写作的规范和判定,中国作家网给出“与AI创作撞文”的退稿说明书……业界一

边探索AI写作边界,一边捍卫原创价值。技术浪潮下,创作者更应保持定力,用AI“磨刀”而非“代工”。

网络文学以蓬勃向上的创作面貌、瑰丽迷人的海量作品,构成了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学的新景观。蓬勃生长的过程,还需要深度扶持和积极引导。近年来,中国作协从教育培训、网文出海等方面助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,各平台逐步转向挖掘作品的长期价值和潜力,探索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行业生态,激励创作者远离“注水”,潜心雕琢。

文学的河流永远向前。网络文学一直在浪潮中雕刻自己的航标,在进化中寻找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。当技术、平台与创作者形成合力,网络文学里的中国故事,必将更生动鲜活。

“长在大地上”的诗歌何以动人

王丹

近来,53岁的吕玉霞火了。在她笔下,白雪是“老天爷撒的糖霜盐”“麦苗打滚撒的欢”,田野的春是“年轮循环的波纹,大地睡醒的动人”,藤蔓下的瓜是“日月轮回的星辰,晨起暮落的成果”……说出来你可能不信,她并非文人,而是前半生都在从事农活的“庸常大娘”。

作为生活在山东临沂的果农,吕玉霞将自己在田间地头的劳作生活写成诗歌、拍成视频发布到网上,虽有乡土口音夹杂其间,但丝毫不影响网友们的赞美与喜爱。人们送她“田间诗人”的美誉,赞扬她的文字“长在大地上,落在岁月”。

农妇和诗人,这两个有些距离感的身份的交叉吸引了人们的关注,但她的诗歌作品能收获众多赞美和喜爱,还是因为内容本身。它们虽然粗糙但真切,尽管质朴却细腻。人们看过了太多想象嫁接、浮躁空洞的作品之后,迫切呼唤对准真实生活、真诚书写的作品。就在这个当口,“长在大地上”的诗歌来了!

是的,真诚写作的不单吕玉霞,这种书写也不只局限于诗歌。近年来,素人写作渐成趋势,也越来越受到关注。快递小哥胡安禹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、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《赶时间的人》、张小满以女儿视角写作的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等

成为畅销书……他们只是在诸多巧合下被舞台追光灯照亮的极少数,在更多尚未被“看见”的地方,相信存在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,他们默默写作,一点一滴记录下真实的日常与复杂的情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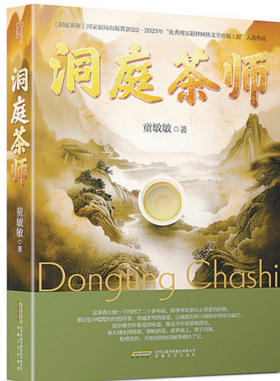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矫揉造作,也不故弄玄虚,无须追随流量,更没有“人设”包袱。在诗歌和非虚构等这些“记事本”中,他们敞开心扉,大方地向外界呈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经验,展示他们已习以为常但旁人却陌生的日常生活,讲述他们的酸甜苦辣。这种感觉就像在吃过太多精致大餐后,端上来几道冒着锅气的家常菜,也往往是这些“土菜”,带给人们别样的情感抚慰和心灵滋养。

在评论区里,网友们与吕玉霞频繁互动,如切如磋,气氛轻松而热烈,俨然一场围读会。是啊,吕玉霞作为一个样本,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文学之于生活的价值和意义,重新思考将阅读与写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行实践的可能性,再次直面自我表达的需要与渴望。

每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都值得被记录、被看见。当更多普通人潜藏的诗意被激发,更多抒发自我、书写现实的愿望被“唤醒”,更多的“吕玉霞”会聚到一起,将为我们共同的故事写下精彩复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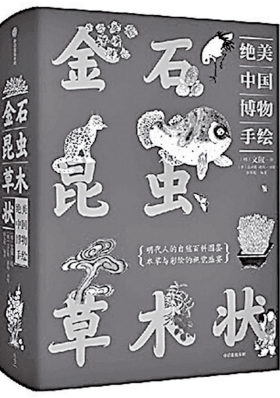
荐读

书写年轻一代的茶人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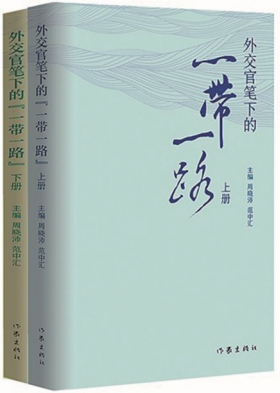
《洞庭茶师》讲述的是金果果等年轻人回乡创业,激活茶文化,创新茶产业的故事。作者用平实又不失美感的语言刻画了一众年轻人的事业、生活和情感图景,其中既有创业的艰难与欢欣,生活的痛苦与快乐,爱情的忧伤与甜蜜,更有与家庭、与社会复杂的过往与当下,而这一切又与茶文化相互浸染,令人耳目一新。

万物诗意 流诸笔端



明代女画家文俶的《金石昆虫草木状》,是古代博物画中的巨制。它打破了古代闺阁绘画随意性涂抹的局限,代之以系统又细密的案头工作,从传统本草图谱里,生发出包举宇内的雄心。在这一以1316幅精美绘画,展现古代金石、鸟兽、虫鱼、草木、果谷、炼造等类目千余种物事的博物图谱中,万物都成为观察与绘制对象。那些潜伏在大自然中的美与活力,藏诸心灵,后又流淌于笔端,不仅向时人展现了万物之情状,也为后世留存了一份观察古代博物文化的样本。

以文学之笔书写文明交融之路



《外交官笔下的“一带一路”》是一部文化散文集,分上下两册,由周晓沛、范中汇担任主编,收录了38位驻外大使和参赞撰写的海外生活故事、中外友好故事、文明互鉴故事、合作共赢故事,记录了亚洲、欧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的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的风土人情、社会文化与时代变迁。该书从侧面展示了中国外交事业发展历程,以亲历者视角诠释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促进文明互鉴、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,体现了新时代文学书写“国之大事”的担当。



徜徉书海

王鹏 摄

书评

寻索中华文化之美

李飞跃 隋胜男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塑造着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世界,也深刻影响着世界文明的演化进程。中华文化美在何处、何以美,在具体专业领域各有剖析,但鲜见总括、综贯于一编。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精心组织推出的《中国文化之美》一书,从国学、礼仪、音乐、文学、美学、书法、绘画、纹饰、色彩、服饰、戏曲、建筑、器物等十三个方面,展现中华文化春色满园的绚丽景致,基于当代视野和立场,重新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核心美学概念。该书篇统精妙,名家荟萃,各篇不仅琼枝挺秀,而且交相辉映,高度概括且生动诠释出中华文化之美及其根脉所系。

美在何处

美伴随着人类发展进程,浸润在国家与民族文化机体之中,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中华文化美在何处,言人殊,然举其大端,不外有三:

一曰美在品格。中国美学讲究尽善尽美,注重人的精神境界。国学、礼仪、音乐、文学、美学等,皆着眼于塑造、彰显和提升人的境界与品格。书中特别刻画了一系列先贤的超越性人格,如屈原“膺忠贞之质,体清洁之性”的坚贞高洁,陶渊明“倚南窗以寄傲,审容膝之易安”的安贫乐道,李白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笃定自信,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忧国忧民,苏轼“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安时处顺。他们拔俗干流,以人弘道,故成人格典范。

二曰美在艺境。书法、绘画、纹饰等艺术创造和品鉴,无不焕发着中华文化的意象之美。譬如中国绘画经常表现荒寒之境与茫远之境。在荒寒之境中,“荒”即荒率萧疏,“寒”即雪景与寒林。天寒地

冻、积雪满山,秋风萧索、冬日枯木等幽寒寒意,无不令人身临其境。唐代王维的《雪溪图》,便给人“雪意茫茫寒欲逼”之感。而茫远之境指的是一种观者身身处近处,视线由近及远,以至无限的平远视角。宋代郭熙的《窠石平远图》,近处几块巨石,远处一抹山峦,通往无限与自由。这些由经典意象营造的深邃意境,诉说着中华文化的永恒之美。

三曰美在生活。服饰、戏曲、建筑、器物等具有烟火气的日常,皆包含着中华文化的审美情趣。唐代女性着装,喜欢在肩背上再搭一条轻薄且印着美丽图纹的“披帛”,飘飘若仙,尽显唐装的绮丽多姿。宋代的陶瓷,釉色平淡清雅:定窑乳白、汝窑葱绿、官窑淡青、耀州窑青中微黄、钧窑蓝白,凸显了简约宋风,似不经意而又令人回味无穷。明代的家具用材极为讲究,多选用黄花梨、紫檀等名贵木材,它们材质坚硬、色泽鲜明、纹理自然,与古琴、香炉等文房雅玩一起形成了特定的物质文化,定义了古典、高雅的审美标准。

何以为美

中国美学独具特色,“讲求托物言志、寓理于情,讲求言简意赅、凝练节制,讲求形神兼备、意境深远,强调知、情、意、行相统一”。物质、制度和生活在中华文化框架中,之所以熠熠生辉、精彩不断,主要得益于自然、气韵、中和三方面特征。

中华文化尊重自然之美,以无斧凿痕为高,以返璞归真为旨。老子以素朴自然为美,庄子以逍遥游追求个体自由,孔子亦赞叹曾皙“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的自然生活情趣。中国园林中讲究“巧于因借”,其中“因”指的便是尊重和顺应园址的天然基础,“借”指的是将园外景观引入园内,以至内外和谐。

拙政园、颐和园因地利借景,皆得自然之妙。中国的礼乐文明亦参照自然节律,效法天地四时,譬如《周礼》之六官、隋唐之六部,便分别对应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的天地乾坤之美。

南齐谢赫提出的“气韵生动”是中国艺术的精髓,意味着要表现活泼的精神和有节奏的韵律。中国书法中,点画的提顿转折,线条的浓淡刚柔,字形的大小偃仰,字与字、行与行以及布局上的顾盼有情,皆表现出一一种节奏感与动态美。中国山水画不滞于写真着相,而以笔墨线条之浓淡虚实,表现活泼的生命,是故深山飞瀑、苍松古木等,皆具生气。又如泉州南音既有如怨如慕、如泣如诉的长撩曲上,又有一唱三叹的叠拍声,起伏有致,婀娜婉转。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以7对叠字,以及41个齿头音、16个舌头音两种音调互相交错,基调幽咽,与内心的情绪相衬相应。再如中国建筑的外檐平拱,挑出向远处延伸,如飞鸟展翅,有着轻盈灵动之美。

“中”是中国之美的核心,而“和”构成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,体现在文化中的各个方面。天象中北辰为天上之中,引导日月星的运行,一同构成周天之美。在色彩中,敦煌石窟中的佛教壁画以蓝色、绿色、土红色为主,虽深浅、亮度不一,却互相关联协调,呈现出和谐之美。在审美思维上,中国美学注重整体之间的关联。林逋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,体现出的便是梅花与水、月关联在一起的意境之美。

超越之美

中国美学根植于中国文化观念,又因其天人同构,超越物我,而具有普遍性的价值。

以“天人合一”为核心的中国宇宙观,